



金堅范先生

金堅范，我舅舅，土生土長的松江人，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半個多世紀，骨子里仍是松江人，回到故鄉見了親友，還能講一口地道的松江話：鄉音不改，家鄉難忘。

我的外公金杏蓀，早年創建經營草廬酒家養活一家老小，他與外婆王者香育有5子5女。我母親金蓮蓉排行老三；舅舅金堅范排行老七，小名七弟，我們小輩外甥就叫他七娘舅。刻苦勤勉，學有所成走進北京。

說起來，七舅與我還是校友，只是他在松江一中求學時，我連小學都沒上。

七舅讀書認真刻苦勤勉好學，是兄弟姐妹10人中唯一的大學生，那個年代，一家能出一個大學生，也算不錯了。

1961年，七舅在松江一中完成高中學業



金堅范先生與本文作者合影

備考大學，因眼睛先天色弱，不能報考理工類與醫學類專業，於是選擇了包括外語在內的文史類院校，被上海外語學院英語系錄取。那時，我才5歲，剛跟隨從楓涇調回的父母來到松江，父母忙于工作，我和弟弟就被託付給外婆，與外公外婆舅舅阿姨一大家子一起生活。

在我童年記憶中，長久留有這樣一個畫面：暑假里悶熱的夏夜，左鄰右舍老老少少搬個小凳子坐門口乘涼，各自手里拿把扇子扇風趕蚊子，大家或講故事說笑話，或有一搭沒一搭閑聊消磨時光。唯有七舅，乘涼時也不閒着，手里總捧本磚頭般的書，那書特別厚，字又特別小，排得密密麻麻的。我那時太小還不懂，不知七舅看的啥書，竟這般痴迷愛不釋手。現在想來，七舅手里捧着的應該是英漢詞典，夏夜乘涼的時間，他都用來苦背英語單詞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在上海外語學院勤奮攻讀四年，七舅在學業上取得優良成績，所以，當畢業前夕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來學校挑人時，品學兼優的金堅范自然就被選中。那是1964年，考慮到能為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擔任翻譯的人才青黃不接、後繼乏人，經請示中央批准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着手從1965年高校畢業生中遴選、培養人才。去國務院工作，那可是要層層過關的。七舅順利通過了國務院外辦有關負責人兩次面談，又通過了老專家的英語口試，剩下的就是家庭的外調政審關

出彩松江人——金堅范

了。好在外公外婆政治歷史清白，又一向行善積德樂于助人，在松江地面上口碑佳人緣好，外調人員滿意而歸，七舅終於過了政審這一關。

我的舅舅金堅范，這個松江荷葉埭走出來的平民子弟，從此離開家鄉走進首都北京，一去五十餘年。

敏銳嚴謹，外事工作不辱使命

到國務院外事辦報到後，新來的年輕人都被分配到下面一些單位培訓，在實踐中鍛煉提高。七舅去了中國唯一的英文新聞周刊《北京周報》，之後，又先後在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和亞非作家常設局等擔任翻譯。

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，七舅去北京工作後不久，一次回來探親，帶回一張超大照片，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外賓的集體大合影，大概有一百多人，七舅也在其中，前面第一排正中，坐着毛澤東主席、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。這張照片掛在外婆家對着門口的那堵牆正中，遠近鄰居好多人來看，“七弟和毛主席一起拍照了！”大家都為荷葉埭人驕傲，為松江人自豪。

時間久遠，只記得有這么張照片，最近向舅舅求證，才確認那時他在亞非作家常設局工作，照片攝于1967年，是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發表25周年紀念會結束時，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外國友人與工作人員的合影。

在七舅豐富的工作履歷中，還有一段駐外使館的工作經歷。1979年夏，我考進大學後第二個暑假，在浙大上學的表姐約我一起利用暑假去北京。我和表姐7月18日坐上去北京的列車，到舅舅家住了半個多月，8月3日晚，我們和舅媽一起去首都機場，送舅舅登上飛往亞的斯亞貝巴的航班，開啟他駐外使館工作的全新旅程。

兩年後七舅回國休假，正因為之前他在亞非作協工作期間有令人贊嘆的表現，中國作協領導就在其回國休假期間，設法把他從外交部調到了中國作協。

七舅系學外語出身，一輩子以“外事工作者”這個稱號行世，在作協工作期間，也有許多涉外活動。1981年11月調入中國作協後，七舅在作協外聯部工作了十多年，歷任譯員、處長、副主任、主任，可以說，出國參加活動、與各國友人交流，是貫穿他工作始終的。這份工作需要踏實嚴謹，也需要敏銳智慧，這些特質，七舅身上都有。

謙恭誠懇，任職作協一肩數任

七舅1981年11月調入中國作協，除歷任外聯部譯員、處長、副主任、主任外，1995年3月-2003年7月，又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兼外聯部主任，後于1998年7月-2003年7月兼任《文藝報》總編輯。

七舅在上任《文藝報》總編輯伊始，寫了一封約稿信：尊敬的同志：您好！



與鐵凝在作協迎春聯誼會上

因鄭伯農同志已年逾六十，按規定離開《文藝報》總編輯寶座，組織上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，退而求其次，要我來濫竽充數。

已有五十年歷史的《文藝報》，其重要性是各位都深知的，接掌此職的我更是誠惶誠恐，唯恐有負組織和各位的重望。雖然我在文學界“打工”多年，但自知對文學、藝術及文藝理論涉獵粗淺，主持《文藝報》工作實有“讓鴨子下鷄蛋”之累。但泰豐同志一笑說：“現在不是有克隆技術么，你就克隆一個鷄蛋吧。”

組織重託，身不由己。已履薄冰，勉力為之。萬望文壇各位師長好友，佛眼相看，“扶危救困”，揮毫相助。上任伊始，便要麻煩各位，敬請見諒，並預致謝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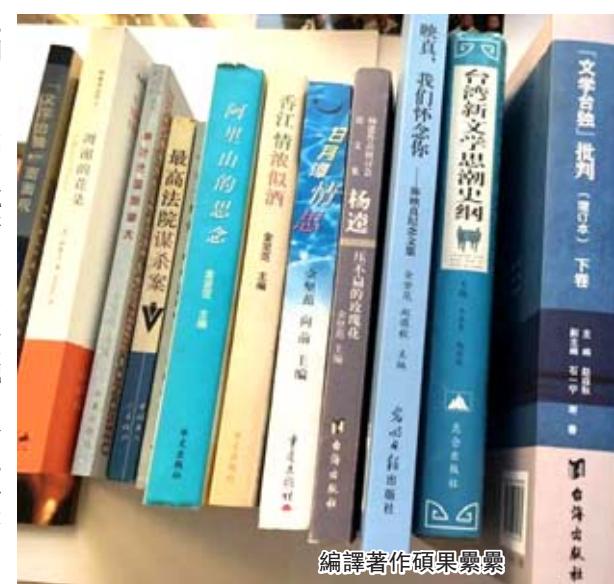
順祝

暑安

金堅范謹啓

1998年7月28日

這封約稿信，謙恭而誠懇，大受好評。1998年10月13日《文彙報·筆會》刊有著名作家李國文題為《偶感》一文。其中寫道：“看到金先生



編譯著作碩果累累

這封二百來字，簡明扼要，直白道來，實話實說的約稿信，我頗有觸動。這種敢於剖露自己不足的勇氣，讓我佩服；因為，我就做不到，或很難做到。老實講，文人相輕，輕別人是小菜一碟；輕自己，總是千推百賴，會找出許多說辭，為自己辯解。遍觀時下如金先生者，在文學界的或這個部門，或那個崗位上負點責的人，未必都是百分之百的勝任愉快者，但能夠有勇氣對自己使用‘濫竽充數’一詞者，我還尚未見識過一位。而能夠坦承‘對文學、文藝及文藝理論涉獵粗淺’，有如此自知自明而誠惶恐者，就更為罕見。……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吃幾碗乾飯，那才是真正

力量的體現。”

《文藝報》是中國作協機關報，茅盾、丁玲、馮雪峰、光未然等文學前輩都擔任過其主要領導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七舅說他接手《文藝報》時面臨三大困難：1、內部不團結，其領導班子總編輯、副總編輯、副社長共有八人之多，文人們個人個性鮮明，可謂“人多嘴雜”、“人滿為患”。2、約稿困難，讀者群年齡老化。3、經費嚴重不足。

這封約稿信，是他努力改善《文藝報》困境的一個措施。七舅說：“我主張從改革中求生存，從創新中求活力。為此，我是先謀而後動，對報社全體工作人員逐個談話，以求對每個人的情況和報社的問題所在瞭然于胸。在此基礎上，經反復研究、協商，于2000年對版面進行改革，人員也相應進行調整。”

一番努力後，改革成效顯著，社會反響熱烈，上下普遍叫好。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心公佈的排行榜，2000-2002年，文藝類文章全文轉載量，《文藝報》連續三年排名第一。這三年正是七舅抓改革版面至其退休的三年。

到作協任職後，工作之餘，七舅也曾試起寫作，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，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。七舅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有較多機會走出國門看世界，從他送我的《金堅范海外遊記》一書中，能身臨其境感受到豐富多彩的海外見聞異域風情。此外，他還主編或參與主編多種書稿，成果頗豐。

激情不減，發揮余熱弘揚國粹

從作協退休之後，七舅依然精力充沛，激情不減，經中華文化促進會高占祥主席推薦，又被推上新的崗位，出任中華文化促進會駐會副主席，從此他從文學領域轉入大文化領域，為弘揚民族文化四處奔走。

2004年到2014年11年間，七舅參與籌備、組織了文促會的許多論壇、會議和活動。他參與籌備組織的由許嘉璐、季羨林、任繼愈、楊振寧、王蒙5人發起、中華文化促進會主辦的“2004文化高峰論壇”，發表了《甲申文化宣言》，產生很大社會影響。

據許嘉璐副委員長告知，黨的十七大報告，吸收了《甲申文化宣言》的一些思想。自2009年始，文促會主辦一年一度的“中華文化人物評獎活動”，由鳳凰衛視向全世界播出，獲得海內外好評。七舅是此活動的四個策劃人之一，且每年的人物材料全部由他主持編寫。

此外，七舅還在一些論壇、會議上發表演講，內容涉及傳統文化、非物質文化遺產、生態保護、茶文化、養生等多個領域。七舅說：“我撰稿發言，信奉文以道為尊的古訓，免得日後被‘千夫所指’。文而無道，無論有多華麗，只是空車一輛。”

這個“道”便是有物、有情、有思、有趣。所以他的講話、發言頗受歡迎。

2005年10月，在咸陽召開的“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”上，七舅提交的發言稿《和合文化之淺見》引起主持會議的許嘉璐副委員長的重視，被指定為四個主旨發言者之一。會後在午宴上，時任陝西省委書記、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建國同志，特意舉杯走到七舅跟前，向他祝賀發言成功，說“發言十分精彩”。

退休後的七舅，就是這麼忙碌，名副其實的退而不休，余熱無窮。

深情無限，親人故土永在心間

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七舅曾說，在埃及俄比亞工作的兩年里，他最思念的是北京天安門和松江的一草一木。

(接下頁)



在第24屆法國圖書沙龍發表演講